

《假如那地平線沒有盡頭》

那夜我載著你而我多麼希望那地平線沒有盡頭。

夜露兜顛搖晃，晃漾的潮水將我滅頂，近處的霓虹燈佇立閃爍，還在為我們等待什麼？

空氣浮動卻有平穩的自然緩緩流動。我看不見光。

城市默默退後，舔舐著濃黑的傷口，道路繼續向前不停奔馳，另一端有火車夜行潛逃，昏晦的燈光在朦朧的玻璃上一明一暗，暈黃的光圈出現又消失，消失又出現。

世界沉浸在喧囂，飄動的回憶脹滿我的身體，你緊緊抓著我的黃色外套，直盯著前方的你是否也會突然想淚流？灰藍色的城市小聲哼起你那首未完的旋律，我小聲應和，想像偶而某個冬日早晨你醒來時候，隨著雨絲滴滴答答組成長短節奏，你也會想起那首沒有句點的歌。

我會不會就這樣載著你，帶你看過山峰海洋綠地白雪甚至只是一朵小紅花。或許世界的盡頭是一片溫暖潮濕的海洋，海面波動而海鳥鳴唱，驚翅掉落一道道銀白色的閃光在灰撲撲的海面上。風來了，你站在斑駁的堤防上方，而下一秒鐘，我已看不清你的笑容。我將輕輕在你耳邊耳語，請你靜靜聽。

韶光易逝，年華流動。那作家說在追憶之瞬才啟動流光似水。回憶就像火車緩緩駛進幽暗的山谷，如同流光般的記憶悄悄潛進時光隧道，讓我們再一次記起好嗎，那一起擁抱過的城市的脈動，還有我們潮濕發霉的夢。

無須刻意去揣摩，翻騰的微笑或動人的擁抱，記憶即是秘密的註腳。那天畢業典禮木棉花突然吐出火紅烈焰，在風中一顫一顫，是我未曾留意還是那花蕊有意送行？

我坐在長排的藍色塑膠椅上，你在台上代表致詞第一句開頭就說時光是紙飛機歪歪斜斜的飛出時間之外，窗外陽光灑落，烈日溫柔，我眯著眼看你，你身上依然是那套好端端的慘綠制服，我們總要經歷的青春符號，微皺的潔白上衣，綠色百褶裙不短不長。臺上如人生有人上場總有人下場，但最後台上卻只剩我們自己。

青春是鐘擺，反覆來回擺盪是搖曳的美好，我還是離開的越遠越好，才能讓密封的記憶繼續和過去的軌道相逢。

人群騷動，七六五四三二一，全世界消逝於無形宇宙，我被太陽光圈向上牽引，置身於無重量的寧靜狀態。當時你很認真地問我，究竟在沉思什麼，我沉默不語而你只是衝我一笑，我歪著頭忍不住也笑了，又想起那個藍色的，如啤酒泡沫堆疊湧動的慵懶夏至，熱汗浸透我的上衣，我的身體是要擰出水來的氾濫版圖，我粗魯地推開圖書館那道厚重的門『喀拉』一聲，冷冽的空調滲入顫抖的毛細孔，你從層層疊疊的書架上抬起發光的臉龐，像夏日吹來一陣輕柔的風，靜靜唱起那首沒有填詞的歌。你指著我笑了，而我的內心顫

動並且總莫名的熱淚盈眶。

請你別轉身就要走，因為其實我比你還要了解更多。關於我曾和你說過的那些秘密話語，雖然我漸漸記不起來了。

光影緩慢移動，時間凝滯不前，我亂塗鴉的數學考卷還躲在零亂的抽屜中央，你的影子還留在空無一人的空盪教室之中，午後陽光穿透漂浮的塵埃，綠夏晶燦，夏風兜盪，你攤著英文課本在意識邊緣，垂釣睡眠。課本裡的 Sally 笑著說 long time no see，我緩緩走近你，空間忽地朝後壓縮，我幻覺那夜行火車駛進山洞轟隆隆地響，海鳥執傲鳴叫，鼓動翅膀俯衝而下，望不透的海岸線彼端隱約有鼓響。

我看著時光的陰影投射在你熟睡的臉，光線交織成複雜的幾何圖形，我側耳聽見你的呼吸一起一伏沉穩緩慢，蟬聲從窗外紛紛掉落與夏風一鳴一合協奏。你的胸膛如波面廣闊的深藍水域，闌黑的深海底潮水溫柔騷動，而你心是座幽冥的地底之城。

城市低語輕聲送你離去，你的殘像消失在橫在午後的太陽光中，白日的悠光斜射入地，而我與我的影子數著節奏單獨沉浸在夏季澄黃之暖光，在無人的教室中載浮載沉。我忍不住低頭啜泣，想起我老待籃球場而你卻總是泡在圖書館，記起你說未來想唸哲學系時興奮地微微顫動，以及你後來眼圈泛紅在榜單前苦笑著說你還是聽了老師的建議填了中文系之類云云。

你已轉身要走，我知道你將沿著那條小徑逐漸丟棄那碎成一塊塊的夢，消失在另一端我看不見的城市。而這裡卻散綴著我們那隱隱發光的夢想版圖。

只是你偶而會不會覺得寂寞？春日捎來一封信，而我寫予你的那封回憶，還靜靜躲在雨天的郵筒裡。

你是否已成為，你所想要的樣子？

世界激烈運轉，我卻仍然沒有改變，還在等候我們曾熱烈幻想的樂園，我們到底放棄了什麼？離別那天你的雙眼閃爍，你一語不發的靜默蒸發在浮雲飄動的天空，而我那小小的執倔與驕傲究竟使我錯過什麼？

已經習慣一個人，但不熟悉周圍的面孔。

那青春總是青澀昏朦。我追，我開始追，縱使我明白追也追不回。每日早晨晨光亮起，你總騎著破舊的腳踏車自盡頭那一端滑行駛來，臉頰微紅，髮絲紛亂，腳踏車鈴鐺壞了沒法叮噹叮噹響。我依然牢記你朝我緩步而來，你的雙眼清澈又憂鬱，你的眼神如浪潮起伏拍打將我淹沒。而多年後我終於明白，這麼這麼多年以來一直支撐我的，始終是你那從某空間逐漸走近的腳步聲，以及他人莫可臨及的一個微笑。只是一個微笑。

在這百般辜負我們的世界。那些過去逐片上映，投射在笑語漂浮的夏天，金黃色的操場邊緣有人揮著手，蟬鳴連延不斷，遠處有雷鳴像鼓聲敲奏，一記一記悶響。關於那個冬天的謊言（我說我討厭你）、夏天的

別離（你的身影已被人潮吞沒而我看不見）。

那走廊的盡頭已不再有人等著我。我把記憶反覆攤平又摺疊，將淌水的溼漉城市版圖晾在冬雨紛落後的暖光之下。遠處有聲音沿著小徑一起一落，像晃動的海水起伏，終於那空氣中的顫音包圍我。

我感覺黑暗潮水的微湧與溫柔。一波波。

回憶浮動，繁星篩落，「有些事情不是忘了，只是想不起來罷了。」是誰如是說？只是許多事總是敗給了時間。

假如那地平線沒有盡頭，我會學著自己抬頭看天空的遼闊。

但又是誰的影子還為我們在昨天靜靜等候？

（而下一秒鐘，你的笑容已消逝在風中。）

